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 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

1

来新夏

主编

学苑出版社

#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于沛 朱诚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陈桦  
邹爱莲 孟超 徐兆仁

戴逸

# 《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编委会

主编 来新夏  
副主编 李世愉 杨学为 刘海峰 李占伦 徐建军 陈先行（常务）  
策划委 李德龙 李国庆 林子雄 刘乃英 翁连溪 杨健 周新凤  
董光和

# 總序

戴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國家批准建議纂修清史之報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組成之領導小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編纂工程於焉肇始。

清史之編纂醞釀已久，清亡以後，北洋政府曾聘專家編寫《清史稿》，歷時十四年成書。識者議其評判不公，記載多誤，難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亂不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領導亦多次推動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輟。新世紀之始，國家安定，經濟發展，建設成績輝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進步，學界又倡修史之議，國家採納衆見，決定啓動此新世紀標誌性文化工程。

清代為我國最後之封建王朝，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遠。清代衆多之歷史和社會問題與今日息息相關。欲知今日中國國情，必當追溯清代之歷史，故而編纂一部詳細、可信、公允之清代歷史實屬切要之舉。

編史要務，首在採集史料，廣搜確證，以為依據。必藉此史料，乃能窺見歷史陳迹。故史料為歷史研究之基礎，研究者必須積累大量史料，勤於梳理，善於分析，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進行科學之抽象，上昇為理性之認識，才能洞察過去，認識歷史規律。史料之於歷史研究，猶如水之於魚，空氣之於鳥，水涸則魚逝，氣盈則鳥飛。歷史科學之輝煌殿堂必須歸然聳立於豐富、確鑿、可靠之史料基礎上，不能構建於虛無縹渺之中。吾儕于編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獻叢刊》、《檔案叢刊》，二者廣收各種史料，均為清史編纂工程之重要組成部分，

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質量；二為搶救、保護、開發清代之文化資源，繼承和弘揚歷史文化遺產。

###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點，可以概括為多、亂、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國素稱詩書禮義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棟，尤以清代為盛。蓋清代統治較久，文化發達，學士才人，比肩相望，傳世之經籍史乘、諸子百家、文字聲韻、目錄金石、書畫藝術、詩文小說，遠軼前朝，積貯文獻之多，如恒河沙數，不可勝計。昔梁元帝聚書十四萬卷於江陵，西魏軍掠，悉燔於火，人謂喪失天下典籍之半數，是五世紀時中國書籍總數尚不甚多。宋代印刷術推廣，載籍日衆，至清代而浩如煙海，難窺其涯涘矣。《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清代書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種，人議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藝文志補編》，增補書一萬零四百三十八種，超過原志著錄之數。彭國棟亦重修《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書一萬八千零五十九種。近年王紹曾更求詳備，致力十餘年，遍覽群籍，手抄目驗，成《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增補書至五萬四千八百八十種，超過原志五倍半，此尙非清代存留書之全豹。王紹曾先生言：「余等未見書目尙多，即已見之目，因工作粗疏，未盡鉤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書籍總數若干，至今尙未能確知。

清代不僅書籍浩繁，尙有大量政府檔案留存於世。中國歷朝歷代檔案已喪失殆盡（除近代考古發掘所得甲骨、簡牘外），而清朝中樞機關（內閣、軍機處）檔案，秘藏內廷，尙稱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檔案，多達二千萬件。檔案為歷史事件發生過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於當事人親身經歷和直接記錄，具有較高之真實性、可靠性。大量檔案之留存極大地改善了研究條件，俾歷史學家得以運用第一手資料追蹤往事，瞭解歷史真相。

二曰亂。清代以前之典籍，經歷代學者整理、研究，對其數量、類別、版本、流傳、收藏、真偽及價值已有大致瞭解。清代編纂《四庫全書》，大規模清理、甄別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銷毀所謂「悖逆」、「違礙」書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時經師大儒，聯袂入館，勤力校理，盡瘁編務。政府亦投入巨資以修明文治，故所獲成果甚豐。對收錄之三千多種書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種存目書撰寫詳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內容要旨，述其體例篇章，論其學術是非，敍其版本源流，編成二百卷《四庫全書總目》，洵為讀書之典要、後學之津梁。乾隆以後，至於清末，文字之獄漸戢，印刷之術益精，故而人競著述，家嫻詩文，各握靈蛇之珠，衆懷崑崙之璧，千舸齊發，萬木爭榮，學風大盛，典籍之積累遠邁從前。惟晚清以來，外強侵陵，干戈四起，國家多難，人民離散，未能投入力

量對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檔案，深藏中秘，更無由一見。故不僅不知存世清代文獻檔案之總數，即書籍分類如何變通、版本庋藏應否標明，加以部居舛誤，界劃難清，亥豕魯魚，訂正未遑。大量稿本、鈔本、孤本、珍本，土埋塵封，行將澌滅。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與坊間劣本混淆雜陳。我國自有典籍以來，其繁雜混亂未有甚於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獻、檔案，非常分散，分別庋藏於中央與地方各個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教學研究機構與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級之檔案言，除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一千萬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檔案在戰爭時期流離播遷，現存於臺灣故宮博物院。此外，尚有藏於瀋陽遼寧省檔案館之聖訓、玉牒、滿文老檔、黑圖檔等，藏於大連市檔案館之內務府檔案，藏於江蘇泰州市博物館之題本、奏摺、錄副奏摺。至於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檔案文書，損毀極大，但尚有劫後殘餘，璞玉渾金，含章蘊秀，數量頗豐，價值亦高。如河北獲鹿縣檔案、吉林省邊務檔案、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河南巡撫藩司衙門檔案、湖南安化縣永曆帝與吳三桂檔案、四川巴縣與南部縣檔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魚鱗冊、徽州契約文書、內蒙古各盟旗蒙文檔案、廣東粵海關檔案、雲南省彝文傣文檔案、西藏噶廈政府藏文檔案等等分別藏於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甚至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檔案（亦稱《葉名琛檔案》），英法聯軍時遭搶掠西運，今藏於英國倫敦。

清代流傳下之稿本、鈔本，數量豐富，因其從未刻印，彌足珍貴，如曾國藩、李鴻章、翁同龢、盛宣懷、張謇、趙鳳昌之家藏資料。至於清代之詩文集、尺牘、家譜、日記、筆記、方志、碑刻等品類繁多，數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天津、武漢及各大學圖書館中，均有不少貯存。豐城之劍氣騰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尋訪必有所獲。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蘇州、常熟兩地圖書館、博物館中，得見所存稿本、鈔本之目錄，即有數百種之多。

某些書籍，在中國大陸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國反能見到，如太平天國之文書。當年在太平軍區域內，為通行之書籍，太平天國失敗後，悉遭清政府查禁焚燬，現在中國，已難見到，而在海外，由於各國外交官、傳教士、商人競相搜求，攜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國圖書館中保存之太平天國文書較多。二十世紀內，向達、蕭一山、王重民、王慶成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尋覓太平天國文獻，收穫甚豐。

四曰新。清代為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之過渡階段，處於中西文化衝突與交融之中，產生一大批內容新穎、形式

多樣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來華，攜來自然科學、藝術和西方宗教知識。乾隆時編《四庫全書》，曾收錄歐几里得《幾何原本》、利瑪竇《乾坤體儀》、熊三拔《泰西水法》、《簡平儀說》等書。迄至晚清，中國力圖自強，學習西方，翻譯各類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書館、江南製造局譯書館所譯聲光化電之書，後嚴復所譯《天演論》、《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紓所譯《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等文藝小說。中學西學，摩蕩激勵，舊學新學，斗妍爭勝，知識劇增，推陳出新，晚清典籍多別開生面、石破天驚之論，數千年來所未見，飽學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國傳統之知識框架，書籍之內容、形式，超經史子集之範圍，越子曰詩雲之牢籠，發生前所未有的革命性變化，出現衆多新類目、新體例、新內容。

清朝實現國家之大統一，組成中國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現以滿文、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傣文、彝文書寫之文書，構成爲清代文獻之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獻、檔案更加豐富，更加充實，更加絢麗多彩。

清代之文獻、檔案爲我國珍貴之歷史文化遺產，其數量之龐大、品類之多樣、涵蓋之寬廣、內容之豐富在全世界之文獻、檔案寶庫中實屬罕見。正因其具有多、亂、散、新之特點，故必須投入巨大之人力、財力進行搜集、整理、出版。吾儕因編纂清史之需，賈其餘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裝網絡，設數據庫，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進行貯存、檢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儕汲深绠短，蟻銜蚊負，力薄難任，望洋興嘆，未能做更大規模之工作。觀歷代文獻檔案，頻遭浩劫，水火兵蟲，紛至沓來，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爲浩嘆。切望後來之政府學人重視保護文獻檔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續努力，再接再厲，使卷帙長存，瑰寶永駐，中華民族數千年之文獻檔案得以流傳永遠，霑溉將來，是所願也。

## 出 版 說 明

《清代科舉人物家傳資料匯編》是一部從清代刊印的硃卷中摘錄清代科舉人物家族背景資料而編成的大型資料書。旨在為學人從事清史研究提供大量、原始的清代人物傳記資料，免去躬親翻檢之勞。

硃卷分兩種：一是舉子的試卷彌封後由謄錄生用硃筆重新謄寫的卷子，其目的是使考官無法辨認應考生的字迹以防止作弊；一是考取功名者將自己的試卷按照規定版式刻印成一冊，刷印數百上千份，分送師長親友，這是清代特有的一種風氣，這種刻印的試卷雖係墨印，亦稱為硃卷。本書收錄的硃卷是後者。硃卷通常包含三部分內容：其一為考生履歷，備錄本人簡歷、本族譜系（含母系、妻系）及師承傳授（如受業師、問業師、受知師）；其二是科份頁，載有本科科份、中式名次、考官姓氏官階與批語、該房原薦批語；其三為考生的文章（所謂「八股文」），有全刊者，也有選刊得意之作者。就硃卷的履歷而言，其比官刻的登科錄、鄉試錄、會試錄以及同年齒錄等所載資料要詳細的多，猶如一部家譜的縮寫。而作為考生的檔案，其記錄的世系情況在某種程度上比家譜要真實確切。此外，大量舉人、貢生甚至某些進士史傳不登，即有所載，也鮮有母系、妻系及師承傳授的記述。因而，硃卷的履歷是值得重視、頗為有用的傳記資料。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上海圖書館曾將所藏八千餘種硃卷匯編為《清代硃卷集成》，交付臺灣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影印出版。該書收錄豐富，具有很高的歷史文獻價值，填補了清代科舉研究方面的一項空白，足資參証。不過，如果用作查閱清代科舉人物家傳資料的工具書，尚存不足之處：一是該書為臺灣出版，大陸流傳未廣；二是部頭過大，達四百二十冊之多，不便翻檢；三是該書所收僅為一家藏品，未及他館所藏，故失收存世品種尚多，即使已收錄者，還存在一些家傳資料殘缺的情況（書中標示「履歷缺」者便是）。

《清代科舉人物家傳資料匯編》所收資料以上海圖書館館藏原刊硃卷為主（對其中一些『履歷缺』者據他本進行了替換、補充，對無法補充者則予以剔除），加上國內數家大型圖書館等藏品，以原件可辨認且有可採之處者為擇錄標準，每種硃卷僅取其履歷、家族資料部分（指前半部分，即所謂的『三代履歷』），而刪其應試文字部分（指後半部分，即所謂的『八股文』），摘編成書。本書收錄清代科舉人物約計一萬人，包括中舉本人及其家族主要成員在內，合計約數十萬人的簡要傳記資料。從這一點來看，本書還可以充當萬種家譜來使用。

本書收錄的清代科舉人物家傳資料，均據清刻硃卷原件影印，以中舉本人為條目單獨進行編輯，約六百頁為一冊，分冊裝訂，每冊單起頁碼。全套書編有《人名四角號碼索引》為主索引，另配有《索引人名首字筆畫檢字》和《索引人名首字拼音檢字》兩個副索引，為方便檢索，單獨裝訂一冊。

需要說明的是，清刻硃卷分佈極為廣泛，收藏情況復雜，囿於實際條件，目前還不可能全部收齊。同時，包括《清代硃卷集成》在內的一些硃卷，缺失個人家傳資料部分；有些硃卷雖然有個人家傳資料部分，但由於年代久遠，已經殘缺或難以辨認。鑑於本書的收錄宗旨，這些材料此次也未予收錄。彌補這些缺憾，還有待今後做長期艱苦的努力。

本書資料收錄工作由上海圖書館、天津圖書館共同擔綱，由國內多家大型圖書館等收藏單位、個人協作完成，特別是得到了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的指導和資助，在此一並表示感謝。

限於水平，本書還存在不少缺漏和不足之處，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清代科舉人物家傳資料彙編》總目

正文 第1——100冊

索引附冊

編例

四角號碼檢字法

索引人名首字筆畫檢字

索引人名首字拼音檢字

人名四角號碼索引



五世祖淑

仕福建教諭

妣氏丁

六世祖治欒

妣氏張

七世祖時仁

明嘉靖優廩生己卯科舉人

妣氏劉

八世祖國用

妣氏魯

九世祖運述

邑庠生

妣氏戴

十世祖隆聖

康熙癸酉科舉人後仕江西教諭

妣氏戴

十一世祖世德

九世

伯

叔祖運上

運翰

運光

運承

運用

靖丁酉科舉人

十世

伯

叔祖世應

世佳

世國

世順

高

伯

叔祖文芹

文薪

文桂

文恆

文光

邑庠生

曾

伯

叔祖明山

明壽

明珠

明珠

明揚

祖玉華

玉茂

玉振

玉潔

玉潤

玉種

玉屏

玉山

玉龍

玉露

玉元

玉連

胞叔

字介臣

堂義

堂叔

伯

堂廉

堂清

堂倫

堂修

堂鑑

堂嵩

從堂

伯

堂富

堂貴

堂孝

堂萬

堂皇

堂鳳

堂弟

高甲

高邦

高岑

高宇

高魁

高仲

妣氏丁

太祖學望

妣氏蕭

高祖文斗

字金印  
業儒

妣氏魯

曾祖明高

字渤海  
業儒

妣氏丁

祖玉聲

字槐庭  
業儒

妣氏熊

邑庠生附生子  
子均公之妹邵生子城公  
之姊奉旨旌表節孝

父堂忠

字蓋臣  
業儒

母氏易

顯和公之女光  
儀光信之姊

嚴侍下

房兄高揚

高發

高岡

高榜

高文

高寧

高挹

國學  
生

房姪有會

有華

有元

有仁

業儒

有銘

業儒

妻彭氏

胞姊一

子一有儒

字子珍

女幼

庭訓

受業師

陳若渠夫子

余蓉初夫子

劉采九夫子

周沒榮夫子

董厚齋夫子

黃鐵夫夫子

黃星坦夫子

梁賓皆夫子

陳我珊夫子

唐石礪夫子

周芷珍夫子

任昂子夫子

江建霞夫子

許鄧伯尊夫子

張遠峰夫子

丁雨初夫子

皮蓋臣夫子

王子荆夫子

陳右銘夫子

何象山夫子

李仲宣夫子

黃公度夫子

但少村夫子

趙再盦夫子

劉季香夫子

趙景牛夫子

鍾傑人夫子

族繁不及備載

世居石公橋